

芝峯李晬光『芝峰类说』中的引文小考  
——以『沧浪诗话』、『鹤林玉露』为中心

陆华湘\* · 荷花\*\*

【目 录】

1. 绪论	4. 『沧浪诗话』、『鹤林玉露』 引用意义
2. 『沧浪诗话』、『鹤林玉露』 在韩国的传播时间	1) 推崇唐诗诗学观
3. 『沧浪诗话』、『鹤林玉露』 引文叙述特点	2) 传教学诗作诗法
1) 原文引文	5. 『芝峰类说』、『沧浪诗话』、 『鹤林玉露』影响溯源
2) 摘句引批	6. 结论
3) 引称各异	

【摘要】

李晬光，字润卿，号芝峯、东园，谥号文简，本贯全州。李朝中期实学思想界的先驱人物之一，作为朝鲜时期的文臣、性理学者、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的李晬光一生著述甚多，对中国和韩国各朝代的诗歌评论约有一千三百余条，他留下的巨著『芝峰类说』，全书共20卷，分10册，涉及多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共3436则，是一本全面记载朝鲜社会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今历代学者研究朝鲜的古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重要史料与文献。笔者在前贤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李晬光引用中国南宋时期严羽的随笔诗话『沧浪诗话』及罗大经的逸事小说『鹤林玉露』，探讨其在韩国的传播；同时通过考察两部著作的原

\* 陆华湘，第一作者。전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과 석·박사통합과정 수료, BK21 한·중 知用合一 교육연구단 연구원 (lsp5874@naver.com)。  
\*\* 荷花，通讯作者。전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과 박사과정 수료, BK21 한·중 知用合一 교육연구단 연구원, 中国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教育系 讲师 (1369798627@qq.com)。

文在『芝峰类说』中的引用比较,来探析对李睟光所产生的影响;引用后在他的著作中呈现的特点、引用意义、及三部著作间的影响关系等。

【关键词】芝峰类说;沧浪诗话;鹤林玉露;引用文;比较诗学。

## 1. 绪论

李睟光(이수광, 1563—1628, 명종18-인조6),字润卿(윤경),号芝峯(지봉)、东园(동원),谥号文简(문간),本贯全州(전주)。父亲是兵曹判书李希俭,母亲文化柳氏是朝鲜前期清白吏夏亨柳宽的第五代孙。李睟光是李朝中期实学思想界的先驱人物之一,作为朝鲜时期的文臣、性理学者、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的李睟光一生著述甚多,集中体现在『芝峰集』与『芝峰类说』中。他对中国和韩国各朝代的诗歌评论约有一千三百余条,留下的巨著『芝峰类说』借鉴中国类书的编撰方式,全书共20卷,分10册,内容涉及跨学科跨领域等多个文学研究领域共3436则。它不仅是一本全面记载朝鲜社会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今历代学者研究朝鲜的古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重要史料与文献。『芝峰类说』中关于诗话的言论部分主要集中在“文章部”的卷八至卷十四,李睟光以30种不同方式来分类点评韩中两国的诗人及诗作。『芝峰类说』最大的特色是评析诗歌,对唐代诗学的评论条目占了相当数量,其中对杜甫的诗评就有135条<sup>1)</sup>。韩国著名诗话研究大家赵钟业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芝峰之诗话一言以蔽之:‘强调唐诗’。”<sup>2)</sup>从唐诗的诗评中让读者了解到李睟光的诗论主张是“尊唐”,一方面把唐诗作为诗之典范来直述唐诗之优秀,另一方面又以它来作自己对中国诗学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中国学者对李睟光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朝鲜文学史』与『朝鲜汉文学史』中简略论及到了李睟光在朝鲜的文学地位,在文学思想和诗学思想方面主要以他的诗学观,尊唐诗论核心,对唐诗的点评与接受;此外,还对诗歌的审美意蕴探析、自然审美论、文学批评、性理学文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比较、朱熹诗学对他的影响研究等方面;涉及范围虽阔大但仍不够全面。韩国对李睟光研究著述较多,涉及范围相对广泛,但学术研究者主要都是韩国语国文系、汉文系、史系及哲学系的学者们,中文系的研究学者却寥寥无几。这些学者对李睟光的研究主要从实学思想和性理学角度入手分析研究其汉诗,他的一生及他的诗世界,『芝峰类说』批评论考察,文化观探求,行政、政治及实学思想,文

1) 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05, p. 239;全英兰,「由芝峰类说看李睟光的杜甫诗论研究」参考。

2) 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学海出版社,1984, p. 25。

学论, 文章部的批评样相研究, 爱情汉诗研究及『芝峰类说』中体现出的自由观等等。

『芝峰类说』中李晬光引用了中国二十多部古籍, 欧阳修『六一诗话』、罗大经『鹤林玉露』、谢榛『四溟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阮阅『诗话总龟』、魏庆之『诗人玉屑』等宋代多部著作, 亦征引了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杨慎『升庵诗话』等<sup>3)</sup>及诗学著作高棅『唐诗品汇』、『诗法源流』。本文笔者在前贤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从李晬光引用中国南宋时期严羽<sup>4)</sup>的随笔诗话-『沧浪诗话』及罗大经<sup>5)</sup>的逸事小说-『鹤林玉露』, 探讨在韩国的传播时间及其在韩国其它古籍中的引用现状, 针对论文的主题进行再延伸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通过两部著作的原文在『芝峰类说』中的引用比较, 考察对李晬光所产生的影响及引用后在他著作里体现出的特点、引用意义、三部著作间的影响关系等。其对中国宋以后的古典诗学在韩国古籍中的引文比较诗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2. 『沧浪诗话』、『鹤林玉露』在韩国的传播时间

中国诗话究竟何时被传入朝鲜, 一直以来都是韩中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笔者在参阅前人学者的研究论文时发现朝鲜古籍李仁老『破闲集』里曾记载: “读惠洪『冷斋夜话』, 十七八皆其作也, 清婉有出尘之想, 恨不得见本集。”<sup>6)</sup>可见北宋僧人惠洪的『冷斋夜话』应该是最早传入朝鲜的一部诗话。后来根据张伯伟教授的考证,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三部诗话均在高丽朝时期被传入的。<sup>7)</sup>随后又有『沧浪诗话』、『艺苑卮言』、『升庵诗话』等多部诗话传入朝鲜。

那么本文中笔者论述的『沧浪诗话』又何时被传入朝鲜? 先行研究资料显示前人研究中并没有明确考证到被传入的具体时间。中国诗话得以传入朝鲜, 受益于元明时期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据徐东日统计, 在朱明享国的近三百年里, 朝鲜国累计遣使上千次。<sup>8)</sup>在

3) 王成, 「由李晬光『芝峰类说』征引『沧浪诗话』考述」, 『学术交流』, 5, 2015。

4) 严羽, 南宋诗学理论家、诗人。生卒年无法考证, 字丹丘, 一字仪卿, 自号沧浪逋客, 世称严沧浪。邵武莒溪(今福建省邵武市拿口镇严坊村)人。『沧浪诗话』成书大约在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 是宋代一部即有名声、又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诗话。分五部分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组成。

5) 罗大经(1196—1242), 字景纶, 号儒林, 又号鹤林, 庐陵(今江西吉水)人, 作为南宋重要笔记的『鹤林玉露』, 书中记录了南宋中、后期的朝野遗事、社会风土人情和士大夫的言谈与轶事, 内容形形色色, 有相当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全书由甲、乙、丙, 总共18卷, 摘录与评价前代和宋代的诗文。

6) 李仁老, 『破闲集』摘自『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 p. 4。

7) 张伯伟, 『域外汉籍研究入门』, p. 291 参考。

如此频繁交流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典籍便以各种不同的途径传入了韩国。朝鲜中宗时文人曹伸(조신: 1454-1529)曾去过明朝3次,在其著作『謏闻琐录(소문쇄록)』<sup>9)</sup>中提及:

“中国文籍日资月益,编录记载之多,无虑千百,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张鷟『朝野僉载』、严有翼『艺苑雌黄』、沈括『笔谈』、欧公『诗话』……『古今诗话』、『沧浪诗评』……嘉言善行,奇怪文雅,评论无遗,吾东方罕见。”<sup>10)</sup>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最早提及『沧浪诗话』一书的文字记载。此书创作于朝鲜中宗二十年,正好是中国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

后人学者借此推测16世纪20年代『沧浪诗话』可能在此期间传入了古代韩国。

『鹤林玉露』也与『沧浪诗话』一样传入韩国的时间,目前并无确切史料记载。但朝鲜时代文人徐居正(서거정: 1420-1488)在『四佳集(사가집)』<sup>11)</sup>中有诗曰:“小室焚香裊细烟,纸窗晴日暖黄绵。”<sup>12)</sup>诗中的“黄绵”有可能指的是『鹤林玉露』丙编卷一“何斯举云:壬寅正月,雨雪连旬,忽尔开霁,闾里翁媪相呼贺曰:‘黄绵袄子出矣!’因作歌以纪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惬人意。乃更为补作一绝句云:“范叔绵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绵袄,谁似天公赐予均。”<sup>13)</sup>中的“黄绵袄”。此外,文人李滉(이황: 1501-1570)在他的『退溪集(퇴계집)』<sup>14)</sup>卷24中的「答郑子中(丁巳)」这一书信中提到:“考亭以后诸儒,欲考录以自警范。穷山无书可检,欲俟公入汉。求宋、元史,抄其所载寄来,而后参以散出诸书之人而为之,未知其果能成未也。『鹤林玉露』四册、『大全』书二册,附来使。”<sup>15)</sup>藉由『鹤林玉露』在15世纪中叶传入了古代韩国。

上述朝鲜古籍中记载的有关『沧浪诗话』与『鹤林玉露』的内容笔者认为只能仅作参考。这两部著作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考证它们在韩国传播的具体时间,但还是可以借鉴在韩国其他古籍中被引现况来推测大致时间。笔者通过韩国古籍综合DB网站文献检索到的引用信息如下<表1>所示。

由下<表1>可知古代韩国文人在他们的著作及诗文中也曾引用过这两部古籍阐释它们的内容来证实他们的诗学理论,可见古代韩国学术界对宋代文化的受重程度。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些韩国古籍中的引文作系统地整理研究,可通过考证来探讨韩中诗学比较研究之渊源关系。

8) 徐东日,「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2010年,p.8。

9) 朝鲜成宗时期的译官、文人赤岩老人祖神自由记述自己多种知识、经验、关心事项的一部杂记集。

10) 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

11) 朝鲜前期,文臣·学者徐居正的诗歌和散文汇总于1488年发行的诗文集。

12) 徐居正,『四佳诗集』中「六用前韵寄洪南阳二首(其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0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p.456。

13) 『鹤林玉露』, p. 254。

14) 朝鲜中期的文臣·学者退溪李滉的诗文集。宣祖32年(1599年)陶山书院发行的书,68卷31册。

15) 李滉,『退溪集』,『韩国文集丛刊』第30辑,1989,p.79。

<表1> 韩国其它古籍中引用列表

沧浪诗话	鹤林玉露
尹春年『体意声三字注解』(1522)	李边『训世评话』(1473)
许筠『惺叟诗话』(1611)	赵泰亿、申养直 唱和诗集『鹤林玉露』 <sup>16)</sup>
金得臣『终南丛志』( ? )	沈守庆『遣闲杂录』(1599)
任璟『玄湖琐谈』(1694)	许筠『闲情录』(1611)
	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 ? )
	金止男、李滉、金富伦、李德弘、宋时烈、朴世采、金昌协、丁若镛、赵龟命、李德懋、成海应、田愚、郭鍾锡 等 (诗学文人)

3. 『沧浪诗话』、『鹤林玉露』引文叙述特点

李晬光自幼学于家学，年少成名，受李珣赏识。官员生涯44年间曾先后三次<sup>17)</sup>持节出使燕京，与中国文人学者、诗人交流，汲取明朝和朝鲜的文化，他不仅影响了朝鲜后世实学派的发展，而且对朝鲜诗歌创作也起到了极其大的作用。光海君六年政治混乱，李晬光宅家著书完成韩国古代类书巨著『芝峰类说』。据先前研究资料及检索韩国古代文献网站考证，『沧浪诗话』与『鹤林玉露』是『芝峰类说』中继『艺苑卮言』、『升庵诗话』、『茗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外引用最多的著作，这两部著作的引用体现了李晬光的诗学思想，也给韩中两国古代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芝峰类说』中共引用了『沧浪诗话』10例，内容上唐诗8例、诗体2例；『鹤林玉露』9例，唐诗4例、宋诗2例、诗论3例。

1) 原文引文

(1) 『沧浪诗话』与『芝峰类说』

16) 『鹤林玉露序』：“『鹤林玉露』者，罗大经所编书也。奚以名是编也，以鹤滩、静林酬和之诗，故借是名而名焉。盖余以乙巳春，解相俟谴于鹤滩之旷然亭，时则吾友申养直自长城府解绂，归于静林之别墅。”『谦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90辑，1997，p. 199。

17) 参考『芝峰集』附录卷一张维撰『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6册，p. 6。芝峰第一次出使在万历庚寅（1590），时年28岁，蒙差书状官，进京贺千秋节；第二次出使在丁酉八月（1597），时年35岁，因“皇极殿灾”，与书状官尹继善进京，任进慰使，因病重耽误了行程，第二年春还朝；第三次出使在辛亥八月-壬子五月（1611-1612），时年49岁，因光海君遣使，奏请世子冠服，被任命为副使与李尚毅、黄公直一同去北京。除出使明朝，李晬光还在国内接待明朝使臣，壬寅（1602）三月，时年39岁，明朝册封太子，芝峰被任命迎慰都司之职，与远接使判书李廷龟，从事官朴东说、李安讷、洪瑞凤，制述官金玄成、车天谔、权輶一同迎接明使臣，李晬光因中途坠伤不能成行。

①『沧浪诗话』：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雲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穀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sup>18)</sup> (시체 p. 97.)

『芝峰类说』：古人雲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韋孟六言起於漢穀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或雲五言始於五子之歌七言始於茅仙之謠餘謂五言如舜歌元首叢脞哉七言如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是也至於詩三百篇中有五七四六三言各體俱備且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鬢乃三五言也古詩中三五七言無亦效此歟<sup>19)</sup> (『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诗，p. 614.)

②『沧浪诗话』：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sup>20)</sup> (시변 pp. 33-36.)

『芝峰类说』：嚴羽曰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又『詩評』曰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其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此觀之學力固難而妙悟尤難<sup>21)</sup> (『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诗，p. 615.)

③『沧浪诗话』：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시법 p. 205.)

『芝峰类说』：嚴羽曰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五言絕難於七言絕信矣 (『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诗，p. 615.)

④『沧浪诗话』：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시변 p. 59.)

『芝峰类说』：嚴儀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無跡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可謂善形容矣 (『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诗，p. 615.)

⑤『沧浪诗话』：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시변 p. 15.)

『芝峰类说』：嚴滄浪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又曰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此可爲初學者之法也 (『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诗法，p. 617.)

⑥『沧浪诗话』：五言絕句：眾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

18) 郭紹虞 교석, 김해명, 이우정 옮김, 『창랑시화』, 소명출판, 2001, 시체(詩體), p. 97, ②~⑩引文也與①一樣，引文後面只標頁數，不另外加註。

19) 李晔光著，南晚星譯，『芝峰类说(上)』 文章部二，诗，乙酉文化史，1975，p. 614，②~⑩引文也與①一樣，引文後面只標頁數，不另外加註。注釋：『芝峰类说』原書本無標點符號。

20) 郭紹虞 校釋，『沧浪诗话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p. 12。

21) 李晔光著，南晚星譯，『芝峰类说(上)』，p. 614。

樣，本朝諸公是一樣。(시평 p. 230.)

『芝峰类说』：嚴滄浪曰五言絕句眾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餘謂非特五言絕句至於七言絕句律詩古詩大抵然矣(『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法，p. 617.)

⑦『沧浪诗话』：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爲第一。(시평 p. 315.)

『芝峰类说』：明人以杜審言毗陵震澤九州通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二詩爲七言律之首以餘臆見則沈佺期詩東郊暫轉迎春仗上苑初飛行慶杯風射蛟冰千片斷氣冲魚鱗九關開林中覓草才生蕙殿裏爭花並是梅歌吹銜恩歸路晚棲鳥半下鳳城來尤似佳矣嚴滄浪雲唐人七言律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而唐詩品彙雲崔顥律非雅純豈不難哉(『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评，p. 619.)

⑧『沧浪诗话』：大曆之詩，高者尚未識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隨野狐外道鬼窟中。(시평 p. 239.)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시평 p. 236.)

『芝峰类说』：嚴滄浪曰大曆以來高者尚失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以有宋氣也唐與宋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諸名家亦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滄浪於此似有具眼者。(『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评，p. 622.)

⑨『沧浪诗话』：至東坡山穀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시변 p. 62.)

『芝峰类说』：嚴滄浪曰詩自東坡自出己意爲之略不肯效些子氣味爲唐詩之一大變而詩至此亦大厄矣餘謂滄浪乃晚宋人而所見若此何也。(『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评，p. 625.)

⑩『沧浪诗话』：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시평 p. 302.)

『芝峰类说』：嚴滄浪雲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車複元雲昌黎碑銘文字甚奇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此言亦是(『芝峰类说(上)』卷一〇，文章部三 古乐府 p. 633.)

## (2) 『鶴林玉露』与『芝峰类说』

①『鶴林玉露』：歲將饑，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餒也。(丙编卷四，气之先见，p. 303.)<sup>22)</sup>

『芝峰类说』：鶴林玉露曰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作荒、以此觀之、非今時獨然。(『芝峰类说(上)』卷一，灾异部 饥荒，p. 497.)<sup>23)</sup>

②『鶴林玉露』：岭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御瘴。餘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丙编卷一，檳榔，p. 247.)

『芝峰类说』：本草曰檳榔生嶺南方食之以當果實南方地溫不食此無以禦瘴癘東坡詩紅

22) 本文中的引文参考了电子版本，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2005年重印)，p. 303，

①～⑨引文均出自『鶴林玉露』，引文后只标页数，不另外加注。

23) 李晬光著，南晚星译，『芝峰类说(上)』，乙酉文化史，p. 497，①～⑨引文均出自『芝峰类说(上、下)』，同上引文后只标页数，不另外加注。

潮登頰醉檳榔 鶴林玉露雲檳榔食之醺然頰赤是也(『芝峰類說(下)』卷十九,食物部 果, p. 628.)

③『鶴林玉露』: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水,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乙編卷二,楊太真, pp. 142-143.)

『芝峰類說』:李商隱詩曰夜半宴歸宮漏水薛王沉醉壽王醒 鶴林玉露以爲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餘謂壽王心事 未必然矣而強探隱微筆之於詩如此非君子忠厚之意也風 人之體豈若是乎(『芝峰類說(上)』卷九,文章部二 詩評, p. 623.)

④『鶴林玉露』: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台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甲編卷二,漢宮詩, p. 30.)

『芝峰類說』:李商隱詩曰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羅大經鶴林玉露以爲青雀 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而武帝不悟猶徘徊台上庶幾見之此言然矣又以爲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 一杯賜之驗其真妄乎餘謂此言非是蓋言武帝惑於長生之說侍臣有相如之渴而惜一杯金露不肯賜之也詩意恐只如此(『芝峰類說(下)』卷十二,文章部五 唐詩, p. 508.)

⑤『鶴林玉露』: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寒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乙編卷二,老瓦盆, pp. 140-141.)

『芝峰類說』:杜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注者以爲瓦盆中吃飲與傾銀 玉之 少年同醉臥於竹根之傍鶴林玉露亦言如此(『芝峰類說(下)』卷十一,文章部四 唐詩, p. 496.)

⑥『鶴林玉露』: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掏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閑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乙編卷三,以學爲詩, pp. 162-163.)



『芝峰类说』：羅大經曰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餘謂以詩爲學者有意於詩者也以學爲詩者無意於詩者也有意無意之間優劣判矣。（『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p. 616.）

⑦『鹤林玉露』：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荀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穀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巨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乙编卷二，诗用助语，p. 145.）

『芝峰类说』：羅大經曰詩用助語如老杜雲古人稱逝矣吾道荀終焉山穀雲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雲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妥帖雲雲餘謂如此句法後生效之恐有刻鵠之譏夫已多乎道（『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法，p. 618.）

⑧『鹤林玉露』：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個』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裏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餘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系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句出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歸沖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門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噀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複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丙编卷三，以俗爲雅，p. 285.）

『芝峰类说』：羅大經曰杜陵有全篇用俗語者不害爲超妙如一 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系籬傍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欲顛狂白頭老罷 舞複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痛快可喜雲 餘謂以此格爲超妙痛快則不可知也（『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法，p. 618.）

⑨『鹤林玉露』：孟浩然詩云：「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甲编卷三，江月句，p. 51.）

『芝峰类说』：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子美雲江月去人只數尺羅大經爲浩然渾涵子美精工餘謂子美此句大不及浩然（『芝峰类说(上)』卷九，文章部二 诗评，p. 620.）

## 2) 摘句引批

诗歌诗评中摘句后加以批注是古代诗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一种批评方式，诗歌摘句后批评大多表现诗人的一种审美心境。摘句后更加突出诗句之精华，同时诗人在吟咏诗歌时更增添诗兴，也是诗人寻求作诗灵感的契机。按诗歌论者的要求，有详略之分。『芝峰类说』中李晬光在引用过程中并没有照搬原文直引，而是根据个人需求在原有的写作基础上对原句作了删减处理。『沧浪诗话』原文中严羽对关于唐人七言律诗之最崔颢的「黄鹤楼」

之评只用一句话阐述，而李晔光在引文⑦中对严羽诗论点评之前，先根据自己的要求论述了一部分，评论中即提及古人观点，又加其自己的分析裁定，“以余臆见”<sup>24)</sup>，不作过多的部释，论述详细。又在引文④里摘句择之，先把严羽的几句诗论归纳成三句后总结出他自己的论证要点。引文②、⑤也同样采用④的方法不引全文，只引前文，省略了中间的叙述部分。如②中的“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补充“「詩評」曰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其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此觀之學力固難而妙悟尤難”。又如⑤中删掉中间“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和末尾句“由入門之不正也”对留下的部分让后人学者自己去猜测其中的“此可为初学者之法”。

李晔光在另一部轶事小说著作『鹤林玉露』中详细阐述的有引文①、④、⑦、⑧。如引文⑧中李晔光将原文的开头“『鹤林玉露』杨诚斋云：…”把“杨诚斋”的言论删除后直接以杜诗用俗语来阐述。「春水生二绝」中第二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第一首及「夜归」引杜甫的三首诗道出“以俗为雅”。按序分别选录了「春水生二绝」第二首中的“一夜水高三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的全诗、又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一首中只引了前两句“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欲颠狂。”，最后引了「夜归」后两句诗文“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寐谁能那”，详略之分的引文方式做到了恰到好处的效果。摘句引文⑤中，一开始先引用了杜甫的「少年行二首(其二)」后直接陈述观点，随后又以“『鹤林玉露』亦言如此”顺笔捎带掠过免去了“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的观点，简明扼要。除此之外②、③、⑤、⑥、⑨也是摘句简略引用。

### 3) 引称各异

李晔光在『沧浪诗话』中，引文②、③叙“『芝峰类说』严羽曰：…”，直接引用了“严羽”的名字，②的后面部分又以书名者称“『诗评』曰”。③中“『芝峰类说』严仪曰：…”本应为严羽的字“严仪卿”脱字为“严仪”。⑤~⑩中“『芝峰类说』严沧浪曰：…”引用了严羽的号“严沧浪”。又如出处没有具体标明的条目①中“『芝峰类说』古人云：…”只提“古人云”。笔者认为李晔光在10条引文中对严羽虽然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对于读者来说在阅读时也没有因引称各异而产生混淆之感，反而一目了然看出李晔光引文的灵活巧妙之处，免除了用单一称谓“严羽曰”让读者们读起来却索然无味。

『鹤林玉露』中的引用李晔光也有着与『沧浪诗话』一样不一致的共同点，部分引文中也没有标明出处，也只说到了作者的名字且又作了扼要说明。在引文⑥~⑨中以“罗大经”的名

24) 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p. 1064，参考。

字直接替代书名“『鹤林玉露』”在分析和检索时也没有影响学术研究，反而在引文叙述方面也给增添了灵活性，未曾让读者觉得他的引文内容空话连篇，叫人看起来味同嚼蜡。

#### 4. 『沧浪诗话』、『鹤林玉露』引用意义

李晬光在『芝峰类说』中引『沧浪诗话』、『鹤林玉露』正如他自己在『芝峰类说』序』中所述：“我东方以礼义闻于中国，博雅之士殆接迹焉，而传记多阙、文献鲜征，岂不惜哉？夫历代之有小说诸书，所以资多闻，证故实，亦不可少也。如前朝『补闲集』、『栢翁稗说』，我朝『笔苑杂记』、『慵斋丛话』等编，不过十数家而止。其间事迹之可传于世者，率皆泯泯焉。余以款启劣识，何敢妄拟于述作之林，略记一二，以备遗忘，实余志也。若事涉神怪者，一切不录，而于古人诗文，间或参以臆见，则固知僭越之甚，然非敢以己意为是，惟具眼者择焉。”<sup>25)</sup>序中的“资多闻”、“证故实”、“述作”、“参以臆见”可见李晬光引中国古籍的意义一在于丰富他的类书内容，二在于引中国诗人诗学主张的同时增添自己的见解后又表达他自己的诗学观，借此梳理韩国古代学术文坛的诗学倾向。

##### 1) 推崇唐诗诗学观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最辉煌的时代，优秀诗人辈出，著名诗作也举不胜数，是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无与伦比。『沧浪诗话』是李晬光表达尊唐这一诗论核心的重要平台。“在唐诗研究史上，严羽是古典唐诗学的奠基人。”<sup>26)</sup>严羽对唐诗的推崇，在他的这种指导思想下，李晬光对学唐诗的文人给与认同，符合了李晬光『芝峰类说』中引『沧浪诗话』的10例引文，论及唐诗8例②、④~⑩。②和④中李晬光认可严羽的“妙语”说和“兴趣”说。他肯定盛唐诗人的透彻之悟，孟浩然与韩愈在“悟”方面存在的差距，比起学识虽然孟浩然不如韩愈，但他的诗多处胜过韩愈的原因在于善用妙语，由此总结“学力固难，而妙悟尤难”的诗学理论。⑤李晬光肯定严羽的说法指出学诗者之发则。⑥和⑩对韩愈与杜甫在诗体、诗风等方面与其他唐代诗人的不同作出他自己独有的论断。⑦被严羽高标为唐人七言律诗的压卷之作，后人对此争议不少也有不少文人并没有赞同严羽的这一论点，而李晬光在原基础上加以阐明并又提出了自己的论证观点。⑧⑨中讨论了不同时期的唐诗人唐诗体风格及特征性的论评。

“尊唐是李晬光诗论的核心。他把唐诗奉作诗的典范，以唐诗作为评价标准和价值取

25) 李晬光著，南晚星译，『芝峰类说(上)』，乙酉文化史，p. 1。

26) 胡建次，「严羽对古典唐诗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1)，2004。

向。”<sup>27)</sup>『鶴林玉露』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李晬光的引文中有6例提及到了唐诗。罗大经在他的著作里他最推崇的诗人是杜甫，整部书中提及杜甫及他的诗歌多达56条。其中⑤赞美杜甫诗歌中蕴含着诗人胸襟开阔的诗意。⑦对杜甫诗歌中擅长用助语，诗句安排“皆浑然妥帖”虽持有赞同的看法但又摘句引用了“江西诗派”的两位代表诗人黄庭坚与韩驹的诗句来做诗评指出两位诗人模仿杜甫的诗他觉得“后生效之，恐有刻鹄之讥，夫已多乎道？”紧随着提出不符合诗人之诗道不建议后世学习的见解。⑧一方面认可杜甫诗歌巧用俗语使诗文有妙趣之意，另一方面又否认杨万里不应学杜甫的作诗法，提醒后人作诗不要刻意模仿古人，要有自己的创新之处。第⑨条中李晬光直接阐述了『鶴林玉露』中罗大经的诗论观点，两位诗人的两首诗表达的是不同境界，“江清月近人”，在读者面前展示的是清澈平静的江水，水中的明月伴着船上的诗人，犹如一幅画。画景后诗人用外表的“江水静”来反衬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抒写着诗人被悲痛压抑着，思潮剧烈起伏。“江中月影近人”，画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江间月夜美景，境界是宁静而安谧的。李晬光未经分析直接提出了他本人的见解认为杜甫的诗不如孟浩然的诗，然而他引用后点评时并没有说出他这样主张的理由，他认为孟浩然的“江清月近人”诗句远远超过了杜甫的“江月去人只数尺”。淳熙八年郭知达编撰的诗词『九家集注杜诗』中收录了宋人赵彦材的「漫成」中引苏轼的话：

尝闻士大夫云：东坡先生有言：“杜子美‘江月取人只数尺’，不若孟浩然‘江清月近人’之不费力。”此公论，不可废也。<sup>28)</sup>

对李晬光而言在『鶴林玉露』引杜甫、李商隐、孟浩然唐代三位大诗人是出于对他们敬仰，又赞美他们诗歌风格的独特艺术，因此李晬光在语言、意境、体格等方面更“强调唐诗”来突出他本人的诗学观。

## 2) 传教学诗作诗法

李晬光引『沧浪诗话』重视诗歌之诗法，『芝峰类说』中「诗法」一章有36条，10条明确指明是为后世学诗做诗者作为法则、准则所用，明确分为可以作为学法者与不可以作为学法者两大类。「诗法」的第一条诗话就引用了『沧浪诗话』的引文⑤。李晬光认同严羽的说法：学诗首先要“识”，接着“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后要“以汉魏盛唐为师”。李晬光也强调了这一论点并把它作为学诗者之发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晬光对学习唐诗的人予以

<sup>27)</sup> 王克平，「尊唐：李晬光『芝峰类说』诗论的核心」，『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1期，p. 37。

<sup>28)</sup>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成文出版社，1986，p. 420。

肯定，对学到唐诗神韵的作品则予以赞扬，借以明确自己学诗做诗的态度与方法。李晬光还引用其他诗话的引文来强调学诗要取各家之优，他认为学诗不能盲目地模仿他人，建议学诗一定要遵循个人的天赋。朝鲜多位后人学者的著作里对李晬光作诗之法，诗歌评价也有类似记载认为他受唐人影响后学唐人的学诗作诗之法等等。

『鹤林玉露』中⑤引罗大经“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展开议论。认为人应该要淳朴正直、思想与品德上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优柔笃切、忠厚雅正的诗语，现代人应该要学习古人的作诗方法。『芝峰类说』中的引文中一方面延续着罗大经的诗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分别对“有意于诗”、“无意于诗”持有不同的观点，引文最后“余谓以诗为学者”李晬光持赞同意见，“有意无意之间，优劣判矣”与杨万里古今诗有“天”与“人”的说法达成共识。通过借引『鹤林玉露』李晬光阐述自己的诗论观点，又体现出他的博学及“尊唐”诗学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 5. 『芝峰类说』、『沧浪诗话』、『鹤林玉露』影响溯源

随着朱熹诗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对东亚汉文化圈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朱熹诗学思想在高丽末年由学者安珣传入后，经由多位高丽性理学家得以发扬。后朱子学在朝鲜时期被推举为官学，从此朱熹诗学在朝鲜进入了发展期。包括李晬光在内的朝鲜文人学者的诗歌评论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朱熹诗学的影响。从李晬光的『芝峰类说』中也能直接看到受朱熹诗学影响的诗论。又从间接看李晬光在引用中国多部古籍的诗论和诗论家时，这些文人著作里的朱熹诗学思想又通过空间方式“转述”给了李晬光。严羽作为南宋诗论大家，他的诗歌评论方法“以禅论诗”对后世影响很大。李晬光又对严羽的诗论推崇备至，在『芝峰类说』中又多次引『沧浪诗话』中严羽的观点，并赞其：“严沧浪评诗，其见尽高妙。”<sup>29)</sup> 纵观严羽诗学思想中他的学诗作诗之法，对诗歌的审美趣味等多方面都受到了朱熹诗学的影响。

『沧浪诗话』引文⑤中严羽强调学诗“识见”的重要性，朱熹提出“不识”根本就没法做好诗；严羽又提出学诗要“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sup>30)</sup>，朱熹也曾提到，“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然”严羽对汉魏之诗的推崇亦受朱熹的“诗分三等”说的影响继承了朱熹的观点。以此类推借由严羽的著作及其诗学理论，在间接角度上朱熹对李晬光的诗学思想产生的影响还不小。

除严羽外，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也对李晬光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在『芝峰类说』中同

29) 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p. 1050。

30) 严羽，『沧浪诗话』，中华书局，2016年版，p. 1。

样对这部著作也有着多处引用和注解,也深受朱熹诗学的影响。『鹤林玉露』中不仅仅记录了许多朱熹的轶事,罗大经作为朱熹的传世弟子对他推崇备至,与孟子并称,在诗学理论上也继承了朱熹的诗学观点,学者苏爱梅在她的期刊论文中言论:“罗大经借用朱熹的话表明了他对诗歌本质的看法……可见,罗大经对朱熹的观点是赞同的,即以朱熹的意见为意见。”<sup>31)</sup>因此,李晔光在引用这两本古籍的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朱熹诗学的影响。

除『沧浪诗话』、『鹤林玉露』外『芝峰类说』中引用中国古代文人及他们的诗歌诗论,笔者认为不管李晔光是直接接受朱熹的诗学理论,还是间接因其它古籍而受朱熹诗学的熏陶,从多方面,多视角角度都能看出朱熹诗学对这位朝鲜文人的影响甚大。

## 6. 结论

从上述引文内容分析可知『芝峰类说』作为朝鲜古代诗话的代表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李晔光在这部巨著中不但引用了除本文中涉及到的两部著作外还引用了其它多部古籍。既是对中国古籍作了重要的诗论补充,也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域外延伸。关于本文的引用笔者总结归纳为三点。一、从摘句引批的特点中看出李晔光以“叙述者”视角叙述,用“余谓……”、“此言是”用直接叙述的口吻来传递自己的诗学观念。在严羽和罗大经的诗学影响下,摘自己想要表达的部分诗歌内容批注,从而形他对严羽和罗大经的认可及对他们诗论的接受。李晔光对这两部著成了朝鲜文人对中国古籍引用点评的民族特色与独特性。二、从引文内容和原文的对比可见李晔光是在对诗歌作比较分析。不仅只限于中国的唐诗与宋诗,诗人与诗人间比较,还进一步作了跨国界跨文化的唐诗与朝鲜诗、韩国诗人与中国诗人的比较。笔者也认同李晔光如此比较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强调唐诗,另一方面又为了提高唐诗的地位。三、他对诗歌的点评。从诗歌的内蕴等分析入手在引文中直接判断诗歌的优劣,使读者对其引文不言而喻。从这些特点中可看出李晔光引用态度十分明确,体现了他的博学多识,借引『沧浪诗话』、『鹤林玉露』阐发了自己推崇唐诗诗学观、希望后人学者不但要懂得学诗作诗法、且作为学术研究者又要注重比较批评。文学的比较研究是“当今世界文学研究中生命力最强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一”<sup>32)</sup>看来这一研究方法不仅只限于现代学者,在古代也早已有所研究。在李晔光的著作中已经使用了这种比较文学研究。通过引用证明诗家李晔光学养丰硕,诗学深湛,巨著类书也为研究韩中国古代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及较高学术价值。关于中国古代文人中谁对李晔光的影响最大,李晔光的诗学

31) 苏爱梅,『『鹤林玉露』的诗学思想及其产生背景』,安徽师范大学,2007年版, p. 3。

32) 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思想、实学思想又与中国哪位文人比较相似，乃至对古代朝鲜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空间需要韩中学术界的研究者们携手共同去探讨。

## 【参考文献】

### 〈单行本〉

- 박순철, 『한·중 시화 이야기』, 전북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2021。  
蔡美花、赵 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李晬光著, 南晚星译, 『芝峰类说』, 乙酉文化社, 1976。  
李 滉, 『退溪集』, 『韩国文集丛刊』第30辑, 1989。  
刘介民, 『比较文学方法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徐居正, 『四佳诗集』, 『韩国文集丛刊』, 第10辑,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8。  
严 羽, 『沧浪诗话』, 中华书局, 2016。  
赵钟业, 『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 学海出版社, 1984。  
\_\_\_\_\_, 『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 太学社, 1996。  
郑判龙主编, 『韩国诗话研究』,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7。

### 〈论文〉

- 문희수, 「지봉 이수광의 시론 연구」, 충남대학교 박사논문, 2000。  
허왕욱, 「지봉 이수광 시론의 특성과 시 교육적 적용 연구」, 한국교원대학교 박사논문, 2009。  
박경신, 「지봉 이수광의 시 연구」, 성신여자대학교 석사논문, 1999。  
程 荣、吴长庚, 「罗大经『鹤林玉露』对朱熹文学思想的接受」,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20。  
胡建次、邱美琼, 「严羽对古典唐诗学的建构及其贡献」, 『南昌大学学报』, 2004。  
金奎亨, 「李晬光『芝峰类说』中的文学认识」, 庆北大学 硕士论文, 1995。  
李范洙, 「论“尊唐贬宋”背景下李晬光诗观的价值取向」, 延边大学 硕士论文, 2004。  
凯其玲, 「罗大经与『鹤林玉露』研究」, 南昌大学 硕士论文, 2008。  
朴守川, 「『芝峰类说』文章部研究」, 首尔大学 博士论文, 1994。  
王克平, 「尊唐: 李晬光『芝峰类说』诗论的核心」, 『延边大学学报』, 2004。  
王国彪, 「韩国古代类书『芝峰类说』征引『鹤林玉露』考略」, 『当代韩国』, 2011。  
王 成, 「朝鲜古曲诗话批评方法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13。  
\_\_\_\_\_, 『芝峰类说』征引『沧浪诗话』考述」, 『艺术交流』, 2015。  
邹志远, 「李晬光文学批评研究」, 延边大学 博士论文, 2007。  
\_\_\_\_\_, 「朝鲜李晬光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李晬光“实学”思想论质疑」, 『东疆学刊』, 2007。  
张呈涵, 「朱熹诗学对李晬光的影响研究——以『芝峰类说』的接受为中心」, 延边大学 硕士论文, 2019。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국문	지봉유설, 창랑시화, 학림옥로, 인용문, 비교				
Key Words	영문	Jibong Yuseol, Changrang Poetry, Crane, Quotation Gate, Compariso				
<div>Investigation on the Citation in “Jibong Yuseol” by Lee Soo-kwang, Jibong</div> <div>Yuk Hwa-Sang · He Hua</div> <div>Lee Soo-kwang (1563-1628) is Yun Gyeong, and his pen name is Ji Bong, Dongwon, Mungan, and his main building is Jeonju. His father was Lee Hee-gum, a member of the Byeongjo Panseo, and his mother, Munhwa Yoo, was the fifth-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Hajeong Yugwan in Cheongbaek-ri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Lee Soo-kwang,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field of prac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mid-Ijo period, spent his life as a civil servant, Neo-Confucianist, philosopher, and literary critic of the Joseon Dynasty, wrote about 1,300 poetry reviews from Chinese and Korean dynasties, and his masterpiece “Jibong Yuseol” consists of a total of 20 and 10 volumes. A total of 3,436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various fields, and it is an “encyclopedia” that comprehensively records Joseon’s social ideas, and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 and literature for historical scholars to study Joseon’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media related to poetry in this ancient book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Volume 8 to Volume 14 of the “Article Department”, and Lee Soo-kwang classifies the poets and poems of South Korea and China in 30 different ways.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scholars research, first from Li Guang quoted essays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f China poetry YanYu “canglang poetry” and from the novel Luo Dajing “crane” discusses the spread time in South Korea and other ancient books in Sou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theme of the paper extended to develop new research space, The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the two works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Li Gua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se of the references, and the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in Korean ancient books.</div>						
저 자	제1저자	육화상 / 陸華湘 / Yuk Hwa-Sang				
	교신저자	하 화 / 荷花 / He Hua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02.10.	심 사 일	2023.03.04.	게재확정일	2023.03.20.